

平实温情的纯然表达

——评《隐入尘烟》

于宁宁

另一种书写

兰庭的兰

看了个电影《隐入尘烟》。如同在这冷清秋里嚼碎冰渣子又咽下，清冷又刺人。

全剧只有女主角贵英（海清饰）一个专业演员，她只有不到三十句简短的台词，零片酬。男主角有铁由地道的农民饰演，自始至终本色呈现，像摄影师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纪录“他”的一段生活，纪录他行云流水样熟练的劳动场面，纪录他的一地鸡毛。但他的这种“自由、自如”似乎带着这个剧走入某种境界。

贵英与有铁，一个身有疾患、几无劳动能力连亲人都嫌弃，一个默默劳作、忍气吞声连亲人都压榨，因为晚辈的前程大事而被撮合在一起，离开原生家庭，辗转于几处废弃土屋，成为不折不扣的边缘人与失语者。

他们努力活着，不亏不欠。他们满身尘土又归于尘土。但请不要给他们贴上“生活强者”“爱情榜样”“道德模范”样的标签，我觉得应该是比这些要朴素得多的东西，无关信仰。也请不要责怪他们的忍耐、不争，我想那种无能为力是人类最终的共情。

有人将这个剧归于“爱情”片，说全剧没说一个字却爱入骨髓，没有一个苦字却苦出天际。

有人说这是一部正能量的电影，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有人说不知道这剧要表现个啥，没有反抗，没有呐喊，没有出路，只有默默地顺从命运。

还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好剧，甚至说它展示的困顿与窘迫迎合了某方面。

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要划定一个界限、贴上一个标签、界定能量的正负？这种想法透露邪恶。世界并非一元，生活也不是非黑即白，非正即负，有一些地带无法命名和定义……

人们看待问题永远取决于立场。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真的高不过生活。书写如此，表演亦如此。如果艺术化地表现出高出的一部分，我们不妨将之当做精神出口。它不负责拯救，因为它不具备这样大的能量。但同时我们要允许另外的表达方式的存在，否则文学艺术一定会踏入虚空。尽管导演把剧情展开在远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甘肃张掖的一片苍凉大地上，淡化具体时间表述，尽量避免着台词中的明确意思表露，但还是能在这剧中能看到撕裂、分割、肢解……看到边缘人、失语者如何活着，活下去，如何用微光照亮彼此又全然的幻灭……



设计的形式，而是在一个暴雨的夜里，两个人为了守护建造房子的泥瓦，全力以赴的过程。

导演深知在生活的深处，还必然有人在苦难中叹息和承受，但他却在苦涩和贫瘠里，发现了一种特别的浪漫；这是早已令人所陌生的一份质朴，平实的温情最纯然的表达，两个人在暴风雨中绽开了傻呵呵地笑，老四用一根布条把贵英拴在身边，躺在夜空下的屋顶上乘凉睡觉，还有那始终要贴上土墙上的喜字，以及那用麦粒印在贵英手臂上小花。影片并没有试图去粉饰人在生活的艰辛里所承担的苦难，而是在这质朴的相濡以沫里，重温了人与人之间早已远去且变得陌生的那份真情。什么是爱？在剥去了所有华丽和装点之后，当生活和命运裸露出它残酷的狰狞之际，人还有没有这份捧起情，且盼望下去的勇气和能力？

然后，影片在贵英意外的死去之后，撕开温情最后的装点，导演并没有宣泄死亡所带来的悲痛，在一阵冷冰冰的操作之后，快速完成了贵英从新婚到死去的仪式，用ps调了一下颜色。那宽敞干净的新房里，除了贵英的遗体，唯有老四印在她手臂上的麦花和沉默。

刚刚丰收，日子也迎来了舒坦，人就突然这么没了，为了这一口吃的而忙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四，也终于在这个凄凉的秋天明白了什么，他卸下了老驴背上的拖车，还它一个自由，然而这为了一口吃的被人使唤了半辈子的老驴，却根本不知该去向哪里，它已经在繁重的劳作里，失去了自由的方向。

这才猛地想起影片里还藏了多处的隐喻：等待收割的麦穗、无法移动的庄稼、草叶编织的牲口，还有老四和贵英儿时那个疯子说过的话。老四本以为忠实于脚下的土地，善良忠厚的隐忍，就能收获麦田灿灿的慰藉，以为走到哪都有一个家和牲口为伴，日子也就有滋味了。然而，贵英的死，却带走了沉重里仅剩的柔情。生活裸露出的则是人和草木与牲口同命的悲凉。这也正是老四一生所体味最深的真切，他和驴子一样，同是为了一口吃的被这黄土死死擒住的苦力。

村口的老驴劝道：“房子也有了，粮食也有了，一个人好好活下去挺好的。”而老四却还是卖掉了所有的粮食，也舍弃了新房和所有的家畜，据说他跟着别人去住了，这是新生活的开始。

影片在一辆铲车拆毁一栋新房而掀起的烟尘里结束，但观众们却不能忘了：这个双脚深陷泥土的农民，这个无偿把血献给了全村的男人，叫马有铁，他用那双粗糙且变了形的手，还清了他和妻子欠下的所有人情，且亲手建造起他们自己的新房。如矗立在戈壁上的一座爱的城堡。然而：这一切是何等的脆弱，坍塌的新房最终仍然归于了黄土，老四绝望了，他不可能再度拥抱这沉重的土地，也绝无可能拥有新生活的开始，他即将迎来的是西北高原上一个新的严冬，而在这个严冬里，不再有贵英的出现。在黄昏冷寂的村口，曾照亮老四回家的灯，永远的熄灭了。

（作者系电影《巴图温都苏》导演、CCTV10探索发现栏目《家乡至味》纪录片新春版摄影师）



在戈壁滩的荒漠里，新一春的麦穗又发芽了，燕子的歌回旋在空中，土地上生活的人，依旧在劳作。夜幕降临，笼罩着戈壁的闭塞，那是贵英点起的灯，照亮了丈夫回家的路。老四在荒芜的坟前点起了火，这是他悼念妻子，最质朴而单调的歌。推土机如一头莽兽，轻松推毁了一座城堡，那掀起的烟尘里，再寻不见桂英蹒跚的背影，也不再听得到老四和媳妇的笑声。如果人生无法从这悲苦的泥土里拔出双脚，那么，以爱的方式滋润这残破的命运，真的能换来那悲苦里的奖赏吗？

影片从驴棚的土窗开场，引出了这个爱驴的老四，在这个严冬里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头等大事，和一个被人歧视且如瘟神一样的女人相亲。导演有意在构图的处理上，紧紧锁闭着两个人的世界，总是把他们置放在狭窄的空间中，这是对二人在现实生活中，身心所束的被排挤和被压迫的影射。而在简陋的昏暗里，却始终燃着一支微弱且暖黄的蜡烛，这是他们彼此心里仍然还在燃着的一份对温情的愿望。只是他们都太小心，只能在沉默里轻轻地等。老四带着贵英给已故的父母烧纸，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家的喜讯，那一刻起，老四便勇敢为贵英以后的日子，担起了一个丈夫该有的责任。接着，老四在那空旷且寸草不生的戈壁丘堆上，递给了贵英一个苹果。在这四野皆为荒漠的高处，丈夫对妻子的关爱和陪伴，就此宣誓了它的开始。

在影片的进程中，老四和桂英还有那头沉默的毛驴，紧紧地靠在了一起，这并不是命运对他们的绑定，而是在这破碎，

沉重的日子里唯有的依靠。也只有这样，日子才值得继续活，也才有盼头。无论对于老四还是桂英，这来自彼此的关照，是生命里从未有过的温柔。

导演不断地通过负重前行的驴车，来隐映出生活的沉重。然而，在这坑洼不平的黄土上，在简陋且干瘪的屋檐下，在那荒凉凋零的闭塞里，老四和贵英却在这苦难中，点亮了爱的光。寒冷的冬日里，在村口等着丈夫归家的贵英，从怀里拿出了仍然还热乎的瓶子，老四给妻子披上那新衣，这是他因着献血换来的“感激”。贵英怀里抱着的那盏灯，不仅仅照亮她和丈夫回家的夜路，更是她内心悄然生起的火，生活从未拥有过如此的盼望。

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家庭，没有爱的宣言与见证，也没有任何俗成里该有的仪式和隆重，这仅仅是两个人决定搭伙把日子过下去的一趟旅程。寄居他人的房子即将被拆除，意味着在这荒凉的黄土上，必须重建新的归宿，这并不仅是命运艰难的体现，而是老四和桂英在这贫瘠且悲苦的生活里，所必须去撑起的尊严。

影片在这一部分，花了大量的镜头画面去展现从无到有的过程，展现在一片破败里的重建和新生：在倒塌的废墟间、在破碎的瓦砾上、在空旷且无依的黄土深处，不仅溢出了春天的翠色，还在那简陋的土屋里，装满了星空般的温柔，这是对新生即将孵化而出的祝福，也是老四和桂英之间，最动人的浪漫。这是影片里非常特但又极为质朴的一种意味，它与现代社会里所熟悉的仪式感截然不同，没有刻意营造的气氛，也没有为了表达爱意而

古城西安有一条街，叫书院门，书院因“文”而兴，成了文化一条街，艺术青年吴明重即置身其中。

坐实的梦

赵熊

明重是一个有梦的人。当他向往艺术，求学美院期间，带着心里那五彩斑斓的梦随刘文西、陈光健二位先生学习工笔画，自此就打下了良好的艺术基础，其作品曾获建国五十周年中青展优秀奖。中国历来有“诗书画印”四艺之说，长于一艺已有根基，如能兼及，则可触类旁通，相互砥砺进步。

明重不满足于所学。遂又研习诗词书法篆刻。短短数年来，亦有可喜收获。2005年，其作品入选陕西省第三届篆刻艺术展；2006年入选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大展；2007年入围《百年西泠“中国印”》“和家园”总选拔赛，同年，又选西泠印社第二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展。明重怀揣梦想，凭着自己的技艺慢慢地把梦坐实了。

中国人对印章的情感复杂——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公有公章，皇上的、文官的、武将的……私有私印，戳上一记，这便成了自家的归属物或代表了自家的意志、意愿。人们其实又是畏“印”的，因畏生爱，难免一连串的羡慕嫉妒恨。印章和篆刻联姻，和书画搭界了，终究文雅了、艺术了，真真是给这方寸之物开辟了一处大大的天地。这又莫非是我辈舞刀弄石之人的大幸？既是章印，难免要看买主的脸色。这买主有懂行的，有外行的，更有许多似懂非懂的，除了和气生财法则之外，现场操作的感觉也着实重要。你三下五除二地“写意”了一把，买家未免生出些被模糊的疑虑。唯有正襟危坐，一下一下细细地琢磨着，看着你下功夫，他便觉得值了。就因这样，倒是让明重练就了一手工稳清和的篆刻技艺。

立业，成家，又有了孩子，生活无大虑大忧，而明重的那个梦却未曾消退。刻印，他不想一味地迎合买主的口味。眼前有先人的经典，胸中有自家的意象，活口之余，他想淘出些更丰富的内容。刻印之外，画画的本业也被重新捡拾起来。他擅长仕女，又是工笔的画法，勾勒烘染之间，那些古典的、新潮的女子便活脱脱地现身于尺幅之上，媚而不妖。

明重自陕南来，虽说和关中只隔着秦岭，两地确实有着文化上的差异。因了这点差异，他的性子有一种细腻，看他的印、赏他的画、再读谈他的词，婉约、细腻便萦绕眼前。

诗书画印，是明重的耕耘之物，更是他寄托的精神。其中书法似欠了些，诗书画印虽分门别类，内质里都有着千般万般的联系，自然是一个都少不了。年轻是优势，能看准路子不歇地走更是优势，在更远处我们再看清明重吧。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兰亭奖评委、西泠印社理事、终南印社名誉社长）

意与古会 格物致知 香风闲对一欧茶 德有邻 在明明德 去病弃疾 终始如一 虚怀若谷 把酒问青天 大吉祥富贵昌 业广惟勤 一枝一叶总关情 志于道

吴明重个人简介：
 吴明重（钟），字泓谷。祖籍湖南新化，生于岚皋，毕业于西安美院国画系。师从陈光健、刘文西，研习人物画，擅长工笔人物花鸟，后转业于傅嘉仪、赵熊先生工篆刻，写意工稳并举，兼习诗词韵律。
 作品曾入《建国五十周年中青展优秀奖》《全国第六届篆刻艺术展》《第二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创意大赛中国印文化创意篆刻大赛佳作奖》《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大展》《秦风书韵陕西省首届书法篆刻展》《陕西省第三届自作诗文书法篆刻展二等奖》《全国印社联展》等全国省市各类展览数十次。
 现为中国书协会员、陕西美协会员，陕西省青书协常务理事，安康青书协副主席，西安美协会员，陕西书协会员，骊山印社理事，终南印社社员、天津印社社员。